



# “看演出去呼和浩特”

## ——2026中国(呼和浩特)演出交易会启示

◎景卓慧

日前,2026年中国(呼和浩特)演出交易会在呼和浩特市开幕。这并非一次简单的会址迁徙,透过“聚势赋能,融新挖潜,培育新增长”的主题口号,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演艺资源的融合,是一种文化的流通与对接。有演出行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开局”意义的南北演艺资源“大融合”“从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看,南北方演出市场的发展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性,交易会落地呼和浩特,创造了一次南北演艺资源融通流动的良机。”

### 时空位移： 拓展南北文化对话新空间

长期以来,优质演出内容、前沿舞美科技多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北方市场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文化资源,却常沦为巡演过境地或单向接收端。本届交易会落地呼和浩特,其价值恰在于打破了这种单向流动的惯性。

呼和浩特演出区域影响辐射华北、西北、东北乃至俄蒙周边,这意味着演艺交流的维度被拓宽。北方演出市场并非没有需求,而是缺少优质内容与深度合作。交易会的到来,将数千家机构的目光引向这片文化沃野,这种由南向北的演出市场位移,本身就是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传播事件。交易会开幕式上,内蒙古文化节目——《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高远悠扬、《四岁的海骊马》的低回婉转、《舞》的奔

腾豪迈……被精心编排为一台浓缩的内蒙古美学宣言。这些源自草原、沙漠与森林的音乐舞蹈,不再只是旅游大巴上的背景音,而是成为向全国演出商递出的第一张精致“文化名片”。主办方特意将舞剧《昭君》作为重点推介剧目:千年前,王昭君从长安出塞,完成了一次文化与情感的北渡;千年后,这出讲述出塞的剧目,正从塞外出发,完成一次演艺产品的反向入关。这种因地缘坐标改变而激发的创作与传播自觉,远比在成熟市场内部的修修补补更具意义。

### 虚实之间： 科技重塑艺术传播在场性

2026年中国(呼和浩特)演出交易会另一引人注目的焦点,在于对“艺术+科技”融合的极力铺陈,从XR、VR、AR到具身机器人与演艺内容的巧妙结合,这触及了艺术传播的一个悖论,即当技术试图消弭时空距离时,如何保留演艺的在场性与灵韵?

中国演出交易会给出的答案颇具辩证色彩。一方面,它大力推介超高清直播、智能舞美,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将剧场容量无限扩大,可以让北疆的一场马头琴音乐会瞬间抵达江南水乡的云端;另一方面,它又将沉浸式、演艺新空间等作为核心议题,强调观众身体的在场与感官的全息调动。既要打破物理界限以求广泛传播,又要强化现场体验以求深度交流。这种

看似矛盾的追求,恰恰揭示了演艺经济2.0时代的审美特征。艺术交流不再止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营造一种共时的情感能量场。交易会所搭建的交流平台,正是为了在虚拟技术与身体在场之间寻找那个精准的平衡支点。

### 跨界赋能： 从内容输出迈向生态共建

2026年中国(呼和浩特)演出交易会显著特点在于其强烈的跨界耦合意图,文旅、金融、商业综合体乃至网络平台被集中引入资源对接会。这标志着艺术交流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跃迁,过去是“我有戏,你来看”的单向输出;现在是“我有政策,你有技术,他有空间”的多边共建。

地方文旅主管部门直接发布政策与招商项目,商业综合体抽出内容需求,这实际上是在为艺术创作铺设一条制度化的传播轨道。当文艺院团不再仅凭一己之力在市场的汪洋中孤独巡游,而是嵌入到一个由政策扶持、空间承载、资本护航的综合生态链中时,文化的传播才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韧性与规模。呼和浩特借此盛会,正是要成为这条北方生态链上的关键部分。

这种生态共建的诚意,在“青城宠你”计划中得到了最为具象的表达。呼和浩特并未将交易会视为一场孤立的行业集会,而是将其编织进整座城

市的旅游服务中。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等景区门票低至半价;香格里拉、全季等50余家酒店提供住宿折扣;泽成冰煮羊、老绥元烧麦等地方名店凭演出票根即享优惠,甚至连马头琴工坊、清水河窑艺等非遗空间也向参会者敞开大门,可逛、可买、可亲手体验。这已远远超出了会议接待的范畴,而是一种将演艺流量转化为城市体验深度与消费广度的系统性设计。观众因一场戏而来,却因一座城的诚意而留下,这正是“演出+”模式从概念走向实践的“青城答卷”。

而一张囊括全年的演出排期表的发布,则昭示着这种觉醒并非一时兴起的会展经济,而是深谋远虑的产业扎根。交易会终将落幕,但剧场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当一座北方城市开始拥有自己稳定的演出季节奏,当“看演出去呼和浩特”从一种新鲜尝试变成消费者的惯性选择,文化传播才真正完成了从“事件”到“日常”的转变。

2026年中国(呼和浩特)演出交易会,在北疆浩荡的春风中,勾勒出文艺演出行业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的转型侧影,它不仅是一场商业的交易,更是一次艺术的在地觉醒。当行业的眼光穿透都市的霓虹,投向草原的辽阔星空,艺术交流便不再拘泥于“方寸”舞台,而是化作了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媒介的文化脉络。聚势,是为了让每一种声音都能找到回响的壁。这或许便是此次盛会在交易额之外,留给我们最深远的文艺启示。

《“红色百年内蒙古”油画、雕塑作品集》,是内蒙古文联和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实施的“红色百年内蒙古——大型主题油画、雕塑创作工程”的作品合集,它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部分、125件作品的庞大体量,全景式呈现了建党百年以来内蒙古各族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光辉历程。这部历时4年打磨的艺术力作,既是内蒙古红色文艺创作的集大成者,更是传承红色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

### 厚重的历史叙事与鲜明的时代立场

画册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厚重的历史叙事与鲜明的时代立场。百余件作品以时间为轴,串联起内蒙古红色百年的关键节点与重大事件。美术家们通过匠心提炼,将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相连接,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变得富有温度,可感可触。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中,油画《火种》(张衡作)描绘1923年李大钊及其领导的中共北方党组织积极开展北京蒙藏学校的革命活动,培养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建立蒙古族中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情景,定格了马克思主义在内蒙古草原开始传播的历史瞬间;油画《王若飞在狱中》(王延青作)和雕塑《王若飞在狱中》(石村作),采用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中共早期领导人王若飞在内蒙古开展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持开展斗争的情景,塑造了王若飞和蒙古族革命青年的英雄形象;油画《蜈蚣坝伏击战》(张可扬、张曼娟作)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蜈蚣坝伏击日军、大获全胜的场景。作品场面宏大,富有英雄主义气概,集中表现了内蒙古军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油画《来到宝塔山下》(李长胜作)表现1940年左右大青山地区蒙汉青年突破层层封锁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情景。画家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尽力追求画面的真实性与历史感,给人以朴实、真切之感;油画《阿拉善和平解放》(谢建德作)表现1949年9月阿拉善旗扎萨克达理札雅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宣布“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电全国,举行起义的情景;油画《卢河阻击战》(李振国、汪洋、张延昭作)表现1947年春内蒙古蒙汉支队死守卢河一线,阻击国民党部队进攻,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的史实。

在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作品中,油画《火热年代》(张海作)和雕塑《齐心协力建包钢》(贾鹏鹏作)、《铁骨柔情》(吴宝仁作)运用不同的形式语言,表现上世纪50年代包钢建设的火热生活;油画《巍巍兴安》(张文惠作)以厚重的油画技法表现大兴安岭林业基地建设的情景;油画《牛羊好似珍珠撒》(何佳作)与《蓝蓝的

## 形塑红色历史 激越奋进力量

——评大型画册《红色百年内蒙古》油画、雕塑作品集》

◎王鹏瑞



《到人民中去》油画 张可扬

天上白云飘》(云春生作)表现富饶美丽的内蒙古水草丰茂、牛羊遍野的情景。表现改革开放时期的作品中,油画《乌金岁月》(王虎铺作)、《“煤变”》(郭敏作)、雕塑《煤从空中走》(杜俊平作)、《稀土情缘》(武智勇作)从多个侧面表现了内蒙古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建设情况;油画《口岸》(路汗、刘鹏作)以满洲里国门为背景,表现中俄贸易的繁忙景象;油画《草原110》(杨伶武作)表现寒冬腊月“110”在草原巡逻,时刻为牧民服务的情景;油画《英雄回家》(张瑞龙作)表现神舟飞船归来,草原上的牧民欢迎航天员出舱的情景;油画《农家大院兴文化》(高江泽作)表现北疆乡村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景。表现新时代的作品中,油画《牧民新生活》(巢惠军作)和《咱村有新事》(任承达作)表现新时代农村、牧区的新生活和新气象;油画《重装登场》(谷芳作)和《重卡一线》(赵永春、李贵祥作)表现内蒙古重工业发展的成就。

### 多元融合的创作面貌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

在艺术表达上,画册展现出多元融合的创作面貌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作为汇聚全区老、中、青三代美术家及部分国内知名美术家的集体创作工程,既延续了内蒙古美术扎根广袤大地的艺术传统,又吸收了现当代美术的多元表现手法,使作品在主题表达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这一点在一些主题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三件同名作品《为了胜利》:董险峰的油画采用全景式的画幅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冷灰的色调营造了残酷的战争氛围,浓烟和炮火表现了战争的激烈,冲锋陷阵的战士体现了为了胜利英勇不屈的精神。崔雪冬的油画采用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动荡的画面结构,营造激烈的战争场面,表现了革命战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幸华银的雕塑则采用团块结构和有力的造型,如纪念碑般地塑造了为了胜利死守阵地的英雄群像;三件同名作品《铁骑雄风》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内蒙古骑兵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情景;油画《欢庆》(孙



与平作)和雕塑《欢庆》(郑天则作)表现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人民欢庆自治旗成立的情景。前者在画面形式上进行了一些风格化探索,很好地表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民族风情。后者借鉴民间泥塑的形式语言,表现了鄂伦春族人民的民族风情和典型形象;三件同名雕塑《国家的孩子》采用不同形式语言表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艺术表达上或温馨、或浪漫、或欢快,但都饱含真情,生动感人。特别是陈桂柱的《国家的孩子》,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用一弯明月将草原母亲与“国家的孩子”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草原母亲和几个孩子的塑造富有个性。作品既抒情、诗意又具有纪念碑的特质;岳布仁的雕塑《紧紧抱在一起》和两件同名雕塑《草原母亲》表现的也是这一题材,且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油画《万里黄河第一闸》(贺伟作)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1960年代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建设的情景。雕塑《万里黄河第一闸》(幸华银作)则采用浮雕的形式表现这一题材,同样具有艺术感染力;三幅同名油画《天下黄河第一湾》,采用风格迥异的油画语言,表现了黄河流经内蒙古段的壮观景象;两件同名油画《绿色长城》采用宏阔的构图,艺术地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壮观景象;三件同名油画《希望的牧场》采用不同形式语言、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富饶美丽的内蒙古的独特面貌。

###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精神力量的文化使命

更为深远的是,画册承担着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精神力量的文化使命。内蒙古美术自诞生之日起便深深烙印着红色基因,1946年周戈、张凡夫、尹瘦石等革命艺术家赴张家口组建内蒙古文艺团(下设美术组),开启了红色文艺扎根草原的历程。这部画册正是对这一艺术传统的赓续与升华。作品中所蕴含的伟大建党精神、伟大抗战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当下的激励。当读者凝视《火种》中李大钊和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草原英烈图》(雕塑、文光作)中英烈的光辉形象、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坚定的步履,以及《荣耀》(油画,砂金、徐一澜作)中内蒙古骑兵部队的飒爽英姿,感受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油画,张项军作)和大青山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气概、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斗风雪》(油画,刘亮作)的动人故事、《钢铁洪流》(油画,徐一澜作)中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体会草原上的人们让出最美牧场为航天的《家国情怀》(油画,张玉作)、《中华民族一家亲》(油画,易星、杨子作)的美好氛围、乌兰牧骑《到人民中去》的浓浓深情、《总书记回信了》(油画,王耀中作)的温暖情景、《再唱赞歌给党听》(雕塑,金钢作)的时代强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油画,杨金宇作)的铮铮誓言,以及《阴山秋色》(油画,苗景昌作)、《青山南麓》(油画,李玉章作)、《沙湾绿了》(油画,李旺平作)的壮美、《草原的春天来了》(油画,李军作)一望无际的绿色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红色精神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情感力量与可践行的行动指引。



《牛羊好似珍珠撒》油画 何佳

扫过人间烟火  
——读环卫工人黄新生《我扫过的人间》  
◎聂楠

当城市的晨光还未穿透薄雾,一把扫帚已在街头划过,扬起的尘埃里,藏着黄新生半生的跋涉与热爱。《我扫过的人间》是一位环卫女工写下的生命实录——55岁的黄新生,扫过街巷的垃圾与落叶,也扫过生活的艰辛与迷茫。她将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化作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市井深处的悲欢与坚守,让基层劳动者的声音,在文字里变得清晰而响亮。

黄新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雕琢,每一句都是从生活里生长出来,带着汗水的咸与烟火的暖。她是长沙市岳麓区的环卫女工,也是湖南湘江新区作家协会会员,两种身份的交织,让她既能以亲历者的视角,描摹环卫工作的日常;也能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下身边劳动者的身影。她写烈日下扫街的自己,皮肤被晒得黝黑,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却笑着说“阳光是最好的钙”。这份乐观里,藏着基层劳动者最动人的韧性。

《我扫过的人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街头巷尾的真实遇见。黄新生以同为劳动者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不曾被记住姓名的人:为见妻子特意换装的工地工人,那是最朴素的深情;卖水果的老婆婆,在烟火气里坚守生计;温柔细心的按摩技师,以双手传递温暖与健康;废品堆上仰望星空的“拾荒人”,在困顿中依然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身影,是城市里最平凡的存在,却被她细细记录下来,成为市井人间最生动的注脚。

黄新生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冲破桎梏、重获新生的成长史。她做过保姆、保洁员,进过工厂,卖过小菜,半生辗转,历经风霜,却从未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年过半百,她在扫街的间隙重新捡起文学梦,并坚持自考,5年间攻克10余门课程,朝着心中的光奋力前行。这份不向命运低头、不被年龄定义的勇气,藏在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里,让这本书成为一剂治愈焦虑的良药,它告诉人们:梦想无需专属,勇气不问出身,再不起眼的角落,也能种出自己的花。

黄新生的文字里,有呐喊,有坚守,更有对劳动最真挚的赞颂。“我要扫去马路上的垃圾和落叶,我要扫去梦里的不祥和阴霾,我要抖落这一身的落寞与寡欢,我要迎接新生的朝霞去!”这段直白而有力量文字,道出了她对劳动的敬重,也写出了劳动者改变生活的决心。在她的笔下,劳动从来不是卑微的代名词,而是驱散阴霾、滋养心灵的力量,这份对劳动的热爱,朴素而厚重。

黄新生用拿扫帚的手写字,文字里没有脂粉气,有的是生活的筋骨与温度。“拿扫帚的手也能画星月,拖垃圾的斗能握晨光走”,她用自己的行动再次证明,文艺的根脉,从来都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扎根在平凡的生活里。

《我扫过的人间》没有刻意拔高劳动者的伟大,也没有渲染生活的苦难,只是真实呈现基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橙色工衣、变形的手指关节、古铜色的脸庞……是“劳动最光荣”的生动展现。黄新生以真情实感,捕捉世间的美好,让我们看见,基层劳动者的内心从不贫瘠,他们有梦想、有热爱、有坚韧,有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

我们总在繁华的城市里匆匆前行,忽略了街头那些橙色的身影,忽略了尘埃里的坚守与热爱。黄新生的文字,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被忽略的角落,沉默的身影。《我扫过的人间》是时代的生动缩影,是记录市井百态的民间档案。

扫帚划过街道,扫去的是垃圾,留下的是洁净;文字记录生活,写下的是艰辛,传递的是力量。黄新生用半生时光,扫过人间烟火,写下人间温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